

北平天橋志

張江裁

國立北平研究院總辦事出版課印行
北平中海懷仁堂西四所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

北平天橋志

張江裁

沿革及界域

自正陽門大街，逕東西珠市口而南，迄天壇壇門之西北，永定門之北，曰天橋。橋之東西，商販林立。橋南，迤東爲天壇，迤西爲先農壇。天壇昔有道院，人多於北讌集。先農壇北，有靈佑宮者，康熙間，東華門外燈市，曾一度移其旁，任觀覽焉。

橋在前代，爲皇帝祭天壇時所必經。其名當昉乎此也。地居南城內，少塵囂氣。市賈復乘機起酒樓。是以騷人學士，恒喜近之。迨清末，間有一二藝人於此設場。使清幽之地，一變爲塵俗之境矣。

民國元年，一月，香廠臨時集會閉幕，香廠之商販及諸賈藝者流，乃展轉據此爲常久場地，而與先時之天橋，益有雅俗之別矣。其後修築水心亭，小橋流水，漸臻逸趣。自電車公司采天橋爲東西兩路總站，交通既便，遊人日繁。趨時者，復出資爭購地皮，興建房屋，空地之上，相繼支搭棚帳。或劃地爲場。租與商販藝人，設攤設場。於是橋之界限，已擴至三四倍。西北抵新世界，東北接金魚池，西南至禮拜寺，東南則達天壇壇門矣。

端午走馬

天壇在明清之際，每於端午任人走馬取樂。見明人野獲編，帝京景物略，清人大興縣誌，帝京歲時紀勝。按當時天壇，遊人既盛，則天壇外天橋一帶，以應有售賣零食之商販，在此設攤。若爾，則天橋市場之開始，當自此矣。

（一）野獲編（萬歷三十四年，沈德符著。）

京師最重午節。天壇遊人最盛。連錢障泥，聯鑣飛鞚。豪門大估之外，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爲娛，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。

（二）帝京景物略（崇禎二年，劉侗著。）

五日之午前，群入天壇。曰避毒也。過午出，走馬壇之牆卜，無江城系絲投角黍俗，而亦爲競遊耍。南則耍金魚池。

（三）大興縣誌（康熙二十二年，張茂節李開泰合著。）

五月五日，天壇牆下走馬爲戲。金魚池草橋聚水渾，皆有樹陰，可醺飲，相望不絕。

（四）帝京歲時紀勝（乾隆二十三年，潘榮升著。）

帝京午節，極勝遊覽。午後，家晏畢，仍修射柳故事於天壇長垣之下，騁騎走繮，更入壇內神樂所前，摸壁睹墅，陳蔬肴酌，飲酒喧呼於夕陽芳樹之下，竟日忘歸。

酒樓之盛

天橋之有酒樓，最早無可考。清黃景仁兩當軒集，有元夜獨登酒樓醉歌一篇。景仁生於乾隆十四年，卒於四十八年。則是詩之作，當是此三十四年間。酒樓之盛，必在此時。其歌曰：天公謂我近日作詩少，滿放今宵月輪好。天公憐我近日飲不狂，爲造酒樓官道旁。我時薄屣臥仰屋，忽

聞清歌起相逐。心如止水遭微颿，複似葭灰動寒穀。千門萬戶燈炬然，三條五劇車聲喧。忽看有月在空際，衆人不愛找獨憐；回鞭卻指城南路，一線天街人雲去。攬衣擲杖登天橋，酒家一燈紅見招。登樓一顧望，莽莽何迢迢，雙壇鬱鬱樹如薺，破空三道垂虹腰，長風一卷市聲去，更鼓不聞來麗譙。此樓此月此客可一醉，誰共此樂獨與清影相嬉遨；回首卻望望燈市，十萬金釧半天紫，初疑脫卻大火輪，翻身躍入冰壺裏；謫仙騎鯨碧海頭，千餘年來無此遊。不知當年董糟邱，天津橋南之酒樓，亦有風景如茲不。古人不可作，知交更零落，少年裏閨同追歡，拋我今作孤飛鶴。不知此曹今日何處樂，酒盡悲來氣蕭索；典衣更酌鸕鷀杯，莫遣纖芥填胸懷，天上星辰已堪摘，人間甲子休相催。然藜太乙遊傍誰，吃薺宰相何人哉，甕邊可睡亦徑睡，陶象可埋怨便埋。只愁高處難久立，乘風我亦歸去來；明朝市上語奇事，昨夜神仙此遊戲。

嘉慶五年，張問陶有天橋春望詩曰：種柳開渠已十年，舊聞應補帝京篇，天橋南望風埃小，春水溶溶到酒邊。（渠開于乾隆辛亥。）明波夾道且停車，人爲臨淵總羨魚。塵外濛濛于樹柳，隨風緣到第三渠。（第一渠近天橋，第三渠至永定門外。）城南車馬太匆匆，壇樹拿雲返照紅。幾個閒人臨水立，任他疑作信天翁。

孫爾准泰雲堂詩集卷五，城南集，有十月望夜天橋玩月詩曰：燕京十月水生骨，天把清寒洗明月，客居湫隘光不舒，走上天橋興初發。天橋兩頭十裏寬，直視尚辨譙樓端。星河斂彩湛一碧，青琉璃嵌白玉團。我聞一歲蟾光瑩，只有今宵照人頂，蒼茫爭動玉關情，裊裊獨弄瑤台影。此時鼙鼓報二更，誰家宴客觴未停，銀輝如汞潑不入，燭花吐爛長虹明。昏昏醉夢溷塵土，那不一濯水壺清。西風忽卷歌吹去，散作半天笙鶴聲。我方仰首倚橋柱，縹緲翹思廣寒府。倘教擲杖化銀梯，此間定已通河鼓。飛步玲蹕扣玉扃，素娥白鳳紛無數。大地河山一掌收，下界但看雙桂樹。吟詩題

作昇仙行，盡吸寒光歸肺腑。沈吟一霎冰輪斜，宮壇老樹翻棲鴉。浩歌蹋影自歸去，燈火六街無一家。又卷六聽鍾集，有偕書農小孟飲天橋酒樓詩曰：城南酒樓高插天，下瞰漠漠開平障。兩壇煙樹鬱相抱，左爲太乙古耜田。一掌平川翠如染，萬株新柳綠可憐。飛紅墜白渺何處，看額已覺春光妍。（樓額杏花天。）九衢車馬去如織，更無過客停吟鞭。冷官無事約屢爽，正坐自懶非人牽。今朝賈勇踐昔諾，土囊恰值東風顛。頓將蠶喝變清泚，窗櫺秋舉塵滿筵。始知命薄往輒阻，清遊一日天猶慳。莫嫌釘座太酸颯，麴車榨溜來如泉。豪談快飲意初縱，情親鄉語尤纏綿。翻思少壯共江國，吳山越水相毗連。其間風景絕天下，船娃蕩槳翩如仙。緣何拋棄不歸去，卻向火宅尋青蓮。人間仕宦有何好，五木十手爭梟獍。便教遂意偶然耳，何煩季主占筵算。（時二君將訪日者。）又詞集卷二，有杏天花一闕。其小引曰：小寒食，宿雨初霽，踏青至天橋，登酒樓小飲。稚柳晴波，漪空皺綠，渺渺餘懷，如在江南村店矣。顧其簷，曰杏花天。因倚聲書壁。穀紋學得青簾貼，人倚檻，初明望眼。濛濛新柳餘寒淺。一夜雨絲綠糝。休負了，玉尊春滿。但回首三千程遠。杏花也帶江南怨，慵傳晨脂淺淡。

洪亮吉卷施閣集，有偕同人飲天橋酒樓詩曰：閑蹤亦已忙，侵曉試遊裝。楊柳閉門處，桃花發曙光。露香深幕徑，鵲語靜周廊。屈指春三月。還輸逸客狂。過橋春五裏，登閣樹三重，風轉闌聲沸，塵將遊騎沖。鶯花憐震蕩，衣袂競譏穠。咫尺郊壇外，春雲總似龍。

震鈞天咫偶聞，謂武虛谷與黃仲則洪稚存飲於至天橋酒肆，轟然甚樂。忽顧盼突失聲曰：我幸叨一第，而稚存仲則，則寥落不偶。一動念，不覺涕泗隨之耳。

據黃孫張洪諸家詩詞所述，則天橋酒樓，在承平時，久爲學者遊宴之地無疑。

天壇道院

天壇道院，康熙時，花事最盛，遊人極多。天橋爲赴道院必經之道，則趨時商賈，亦必乘機集道旁。則爾時天橋地方，必極喧鬧矣。

胡會恩道院看牡丹詩雲：青陽好序頓過三。選勝如遊百項潭。碧落清虛人罕到，香林詰屈馬偏諳。玉壺酒貯芳春思，石鼎詩聯永夜談。共說玄都添絕豔，不須崇敬訪名藍。

馮遷樞神樂觀送同年之官詩雲：尺五天邊春書晴，同遊南陌麴塵生。客來彌勒庵中坐，詩向桃花潭上成。文苑千秋應作傳，酒徒四海舊知名。於今卻被閒人笑，好事羅郎又送行。

鮑西岡坐樹下詩云：不識南郊路，恍從物外遊。神霄穹宇麗，森木繚垣幽。壇草萋以茁，時花春複秋。風蟬吟不盡，返影下林邱。

藤陰雜記，謂乾隆七年，滿禦史某攜伶看花，因遊人雜遝，遂奏禁栽花，拆毀酒肆，至今不植花卉，惟占松尚存。樛枝黛色，夏可納涼。又雲：天橋宮觀，悉爲諸王齋宿之所。

天壇內神樂署兩廊，向爲署中人招商設肆。嘉慶十三年，曾奉旨禁止。金吾事例雲：嘉慶十三年七月。本衙門具奏，查勘天壇神樂署廊房開設鋪面，勒限搬移一摺，奉上諭，據宜興等奏，查勘神樂署兩廊開設鋪屋，分別應留應去一摺。郊壇重地，理宜倍加嚴肅，乃神樂署廊房，竟有開設茶館，及名項作坊等處，褻越殊甚。本應概行驅逐，勒令搬移。姑念該貧民等，在此貿易，相沿已久。若遽令即筆遷徙，未免碣蹙。自當加恩酌予寬限。現據宜興等將兩廊所開鋪肆，逐一詳查，共計四十一處，內除樂舞生等自住之房，就近開鋪賣樂者七外，應聽其自便，毋庸飭禁外。其餘賃開茶館及各項作坊，共三十三處，俱不准其開設。

按道院即神樂觀。春明夢餘錄云：觀在天壇之西，設提點知觀，教

習樂舞生。內有太和殿，遇祭則先期演樂於北。乾隆二十年，改觀曰神樂署，而天壇道院之稱，知者少矣。今惟署址尚存。民初，神制館借作燕樂研究所。告朔餼羊，略存遺意，昔日燕集之地，蓋久不復覩盛況云。

靈佑宮燈市

靈佑宮，在先農壇北。王士禎香祖筆記云：燈市，初在靈佑宮，稍列書攤，自移于正陽門大街之南，則無書矣。查慎行人海記謂燈市舊在東華門外，今移正陽門外，靈佑宮旁。至期結席舍，懸燈高下，聽遊人縱觀。蓋蓋京師坊巷，元夕不放燈也。慎行又有鳳城新年詞曰：才了歌場便買燈，三條五劇一層層。東華舊市名空在，靈佑宮前另結棚。

乾隆時正陽門至天橋之街市

正陽門外大街迤南迄永定門，向爲商賈輻輳之區，蓋自明世已然矣。考其推演，則系自南而北，廛舍曆有增修。小販棚帳，由是亦遂逐漸南徙。高承埏鴻一亭筆記云：正陽門前搭蓋棚房，居之爲肆，其來久矣。崇禎七年，成國公朱純臣家，燈夕被火，於是司城毀民居之侵佔官街棚房壅塞衢路者，金侍御光宸上言，貧民僦居無資，藉片席以棲身，假貿易以餬口。其業甚薄，其情可哀。皇城原因火變，恐延燒以傷民。今所司奉行之過，概行拆卸，是末羅焚烈之慘，而先受離析之苦也。且棚房半設中途，非盡接棟連楹。若以火延棚房，即毀棚房。則火延內室，亦將並毀內室乎。疏入，有旨停止。

吳梅村讀史偶述詩：布棚攤子滿前門。舊物官窯無一存。王府近來新發出，剔紅香盒豆青盆。

乾隆四十二年，二月二十日，鮮魚口大街失火，部員倬令阿奏稱：御史玉麟，曾奏請將騎溝門面房屋，俟日後毀壞時，即分清出還官。並稱：

本年鮮魚口失火，燒毀鋪面房間。今若即令清出還官，則街道參差不齊，於觀瞻有礙。旋奉批示，略謂：正陽門至天橋一帶，系聖駕祭壇經山之所。從前曾將兩邊鋪房，一律取齊修整。今鮮魚口失火，若拘泥玉麟原奏，概分清出還官，則街道參差，轉於觀瞻有礙。將該處所燒房屋，仍令准其補蓋。嗣後自正陽門至天橋一帶房舍，遇有毀壞者，亦准其照舊修蓋云云。（見金吾事例。）

嘉慶十七年，複有諭旨，略謂：京師首善之區，商賈雲集。正陽門大街兩旁，向有負販人等，列市貿易，勢難查禁。但勿許侵佔軌轍，以便車馬往來。著步軍統領，及督理街道衙門隨時稽察，如沿街鋪戶，及市僧等搭棚露積，致礙官街者，即押令移徙，以利經塗。（見清會典。）

自是金縷鈿車，輕衫紈扇，通衢直達，一嶺毫無。市容所系，當軸關心。天橋之幸也，遊人之福也。開埠啓蒙，固不自今日始矣。

光宣之間

光緒初，義烏朱一新，江陰繆荃孫合編京師坊巷志。其記天橋曰：永定門大街，北接正陽門大街，井三。有橋曰天橋。橋西南，井二。街東，井五。東南，則天壇在焉。西，則先農壇在焉。農壇之南，觀音寺，有並一。明崇禎時王應魁所鑿，以濟渴者。

震鈞天咫偶聞云：天橋南北，地最宏敞。賈人趁墟之貨，每日雲集。更有金張少年，扶風豪士，夕陽未下，黃塵正繁。輪雷乍驚，駒電交掣，飄風一過，忽已遠逝。洛陽青門之犢，不足鬪其捷也。

是其時天橋，雖漸成買販之市，與跑馬之所，尚無他種娛樂也。迨至清末，街西烏籠鋪隔壁，開有落子館，群呼之爲切糕屋子。蓋居彼者都作切糕生意，晨曦初放，叫賣長街。傍晚歸休，日以爲例。其人既出，其屋必閑，清晝日長，遂以空宅賃與男女雜班，入此演唱，而趨之者，多爲

下流。

民國初年

民國元年一月，因廠甸改建街道，工程未竣，堆積磚瓦，無隙設攤。當局者，爲謀維持攤販利益，曾將廠甸年例集會，暫移香廠。時伶人俞振庭者，乘間於廠北支一大棚。演奏成班大戲；並約女優孫一清串演，原定暫局一月，限滿有人援此成例，移至金魚池南岸上，賡續其業；末幾，再由金魚池遷至天橋。此實天橋有戲園之始，而同時繼起者，亦比比云。

翌年，國務院有建設全城電車之議，交內務部土木警政兩司，及警察廳公議拆毀正陽門甕城，與修馬路辦法。定由辦務交通兩部遵辦，遂於三年六月，兩部合組工程處，與工程師羅克格訂立包修拆卸月牆合同，並組督修工程處，勒限甕城內東西荷包巷商店民居，大小六十餘處，依期遷讓。至四年六月藏事，而甕城內兩荷包巷商民，則合議將所拆存之木石磚瓦移天橋西，建立天橋市弄凡七。開設酒飯鑲牙各館，並清唱茶社，暨各色商肆，以售百貨居百工焉。此又天橋漸成正式商場之始。

漢陽易順鼎，於民國二三年間，漫遊天橋，遇歌女馮鳳喜於落子館，爲之狂喜，以爲得未曾有。於是排日留戀無或間。有天橋曲記之。其序曰：天橋數十弓地，而男戲園二。女戲園三，落子館又三，女落子館又三，戲資三大枚，茶資僅二枚。園館以席棚爲之，遊人如蟻，窶人居多也。落子館地稍潔，遊人亦少。有馮鳳喜者，楚楚動人。自前清以來，京師窮民生計日艱。遊民亦日衆。貧人鬻技營業之場，爲富人所不至，而貧人鬻技營業所得者，仍皆貧人之財。餘既觀驚鴻，複觀哀鴻，然驚鴻皆哀鴻也，餘與遊者亦哀鴻也。書至此，餘欲哭矣。曲曰：垂柳腰支全似女，斜陽顏色好於花。酒旗戲鼓天橋市，多少遊人不憶家。天橋橋外好斜陽，莫怪遊人似蟻忙，入市一錢看西子。滿村疊鼓唱中郎。不待滄桑感逝波，已看龍種

道旁多。牛衣泣盡腸雷轉，猶自貪聽一曲歌。（旗民舊習如此。）幾人未遇幾途窮，兩種英雄在此中，滿眼哀鴻自歌舞，聽歌人亦是哀鴻。燕樂歌舞兩高臺，（男戲兩台名。）更有茶園數處開。（女戲皆稱茶園。）何處秋多人轉少，卻尋樂子館中來。秋寒翠袖如空穀，日暮黃昏似古原。那怪杜陵魂斷盡，哀王孫又感公孫。（一本作作樂餘姿映寒日，杜陵那得不銷魂。）疏寮茶坐獨清虛，對菊人都號澹如。三五女郎三五容，一回曲子一回書。（一作雙鬟人本澹如菊，九月楓還豔似花。三五女郎三五客，二文戲價一文茶。）箏人去後獨無聊，燕市吹殘尺八簫。自見天橋馮鳳喜，不辭日日走天橋。哭盒老去黃金盡，鳳喜秋來翠袖寒。汝久豈寒吾速老，賴寒博得幾回看。苧蘿湓浦兩紅妝。感事憐才益自傷。兩種才人三種淚，一齊分付與斜陽。（兩種才人，謂一種未遇，如苧蘿之類是也。一種失路，如湓浦之類是也。三種淚，謂感事一種，憐才一種，自傷一種也。）

休甯王述祖記天橋景物詩曰：壇邊新劇藥苗肥，不是尋常穀有蕓。（天壇產益母草，最良。）紅裙小婦年十五，盡日傾筐采采歸。道旁有客說書忙，獨腳支棚矮兒張。白叟黃童齊坐聽，乞兒爭進手中香。高會盂蘭七月中，家家燈買蓮花紅。燈光紅處蓮花現。妾貌如花郎不見。天橋橋畔夕陽微，盡立攤邊唱估衣。妮妮人間小兒女，百錢自買青鞋歸。

易王之詩，皆作於民國初年。當日初具市場之情景，歷歷如繪。

建水心亭

天橋自民元成立平民市場 五方雜處，百商蟬集。惟地勢低窪，每夏，積水成渠。入夜，則蛙鳴不已，蚊虻麇集。明溝穢水，臭氣薰蒸。六年，高爾祿長外右五區，督清道隊，削平其地，築土路，析以經緯。同時是區紳士，卜荷泉諸氏，複鳩資於先農壇之東壇根下，鑿池引水，種稻栽蓮，辟水心亭商場，招商營業，茶社如環翠軒緣香園，雜耍館如天外天藕

香榭，飯館如厚得福，皆美善。沿河築長堤，夾岸植楊柳，其南其西，各啓一門，皆跨有木橋。河置小艇，一屆炎夏，則紅蓮碧稻，四望無涯，一舸嬉遊，有足樂者。其入門券價，只收銅幣二枚。亭西空地，則跑馬場在焉。

又民國九年北京指南云：水心亭在先農壇東北隅，四周皆水，中峙一樓，樓以席木構成，而有玻璃窗。東南西北，皆可遠眺。樓南之曠地，則引水種蓮稻，夏景最佳。東北兩三隅，各建草亭，其形爲八角六角三角。東北有茶肆，環亭之水。上跨木橋三，橋甚高，小船可行其下。兩堤北堤，各有木棚門，兼司售券之警士守之。券價，銅元二枚。茶樓亦售西餐，可讌飲。夏日，水心亭外之北與西，茶棚鱗櫛，宛如小巷。亦城南之一幽雅處也。

民國八年夏，林傳甲遍觴名流於水心亭，作天橋之集。一時文士，爭投佳什，極詩灑之盛。林氏有啓曰：天外天高，壇宇望祈年之殿。橋西橋小，池塘通貫月之搓。消閒於柳堤蘆岸之間，避暑乎茅舍竹籬之際。瓜皮短艇，不讓明湖。蓮葉吟樽，如遊清苑。化沮洳爲安樂旺，氣象一新。築場圃若實業家，利市三倍。汽輪暫駐，時有冠蓋往來。絃管爭鳴，近接舞台鼓吹。蓋人工聽締造，皆民力所經營。豈一手一足之勞。實萬耳禹目所集。新世界未克喻其廣，遊藝場不能媲其繁。仿農事試驗初基，蓺棉播穀。拓中央公園佳致。移石栽花。元首喜哉，親署藕香之榭。醉翁老矣，還題圖樂之亭。憶易水之琴囊，如聞擊築。話東山之絲竹；重聽犁鉞。激豔空蒙，可比去年西子。粉白黛綠，何如當日秦淮。曾經滄海歸來，感懷雲物。獨愧江湖落拓，眷念神京。到處留題，入境必先問俗。匹夫有志，周遊無不成書，茲述燕市見聞，藉備鴻儒芻采。簡編甫畢，詩債紛來。或依榕蔭之粉榆，或搴寒山之鍾鼎。日長似歲。公餘有俱樂部之鄉。夏至生陰，熱海轉清涼之候。請揮椽筆，共擘芝牋。以三伏之流光，集千家之精采。

他日擬巴黎之鐵塔，企永定爲凱旋門。築紐約之玉樓，瞻正陽如共和路。則淮安□□□，既董百工以開通於前，閩侯林傅甲，願率諸生以學步於後也。

歷劫後之興革

民國八年，高爾祿解職，孫輯五繼之。益加整頓。同時內務部決改先農壇爲城南公園，而城南遊藝園亦同時改建房舍於壇中。更就蘆坑之深處，修成小渠，種蓮放舟，雜植花木，居然一小型之公園矣。外左五區署長金銳川，亦督工將金魚池岸拓寬，招商列攤，天橋適處兩者之中，且相連也。迨九十兩年，天橋三遭大火，而水心亭尤烈。不能複修。後將亭之北部地基，售與電車公司，建築總站，塵囂既甚，遂不復花明柳綠矣。

十五年，內務部去先農壇外圍牆，其內空地，招南承買，於是有資者，在壇之東北角，添建先農市場。其旁更辟惠元商場南商場天豐市場天橋西市場福長街，而商肆由此鱗集矣。

名 產

天橋東南，爲天壇，前既屢述矣。壇內井水甘冽，居民多汲取之。王士禛有詩曰：京師土脈少甘泉，顧渚春芽枉費煎，只有天壇石瓷好，清波一勺買千錢。壇內產龍須菜益母草。日下舊聞考引析津日記曰：天壇生龍須菜，清明後，都人以鬻於市，其莖食之甚脆。宸垣識略，謂天壇生龍須菜及益母草，羽士煉膏以售，婦科甚效。帝京歲時紀勝，謂三月采食天壇之龍須，味極清美。天咫偶聞，謂太廟中多灰鶴，社壇中多蛇，天壇產益母膏。此皆地秀所鍾，聚於一處，一牆之外，求之不得。足異也。按壇內舊有鋪售益母膏。民國四年以後，官方勒令遷出。乃移肆橋之東北，及市場第一街內矣。

金魚池與天橋

天橋之東，第一道街，名曰天橋東一巷。巷內南北，商鋪極夥。巷之一部分估衣店，乃由草市遷移而來。巷中所售，估衣而外，多木器及尋常用具。此外，尚有街巷甚多。如六合公恕裏等，皆在東一巷迤南，分巷售物，各有專品。但他物不及估衣洋布之多耳。此間商販，俱臨時營業，多無櫃房也。

東一巷之東首，與金魚池大街西口毗連。金魚池大街之東口，則與北壇根銜接。而金魚池大街中間，街後迤北，跨龍鬚溝者，（俗呼臭水溝。）即是。池與天壇之祈年殿，南北遙對，池之北岸，爲知樂魚莊。北門外，爲晚市，池西曰糞廠。（今名粉廠。）池東一帶，統呼曰牟家井。

金魚池有東池子西池子之稱。西池子魚坑校多。兩池在清時，關係官產。爲居民佔有。惟須按期進紅鯉魚於禦膳房，不收地稅。彼時，業主極多，每家佔有三坑，乃至五坑。民國後，西池子全部爲一姚姓者收買。遂歸一姓所經營。而東池子，則仍歸舊主手也。繼是之後，僅向官方繳納地稅。金鯉之貢既停，池主遂不豢養而其種絕矣。民國四五年間，曾毓雋出萬金向姚姓購得，租與陳隆，開設仁記魚莊。至十二年，始由趙德鵬繼租，改稱知樂魚莊。多蓄金魚，龍睛，兼及鯉鯽諸種。所售魚蟲，獲利亦厚。

金魚池魚坑，約六七十。其深者，可沒人頂，淺亦四五尺。土黑水澀。故池中金魚，鱗色純紅，若移養他處，土水皆非。色即變淡。物理固然也。

東池子之中，有小土阜，土阜間，人家三五。其西海泉居茶館門前，有井頗馳名。館主牟姓。山東人。早年都中無洋井，此井之水，較勝他處，故四方來汲者多。牟姓即以售水爲業。今其地呼曰牟家井者，以此。

牟家井南爲東極宮，又名京都皮箱行廟。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，皮箱行同業所公建也。光緒十九，三十四兩年。前後各修一次。民國十三年，重修。內奉公輪般神位。

據士人云；早年池岸之東，有柳泉居茶館，在柳林深處。遊者多於此息足。更有子弟票友，在此清唱。居主更約人人樂隨緣樂，在此說相聲，遊人遂日以多。今遺址無存矣。

金魚池；諸坑相隔處，皆有土崗，可通行。人。提籠架鳥之輩，每於日出歿時，集此清談。小販提筐篋，複蒞此賣餅餌。兒童，則多爭買飼魚，每餅須一錢。故當時有買大鯉鯉瞧大魚之諺。此均光緒初事也。

明人所述金魚池

(一)明一統志(天順五年，李賢修。)

魚藻池，在宣武門外面南，燕京城內。金時所鑿。池上舊有瑤池殿。

(二)帝京景物略(崇禎八年，劉侗著。)

金，故有魚藻地。舊志云；池上有殿，榜以瑤池。殿之基，今不可尋。池泓然也。居人界而塘之，柳垂覆之。歲種金魚以爲業。魚之種，深亦曰金。瑩白曰銀。雪質黑章，赤質黃章，曰玳瑁。其魚，金貴乎其銀周之，其金銀貴乎其金周之，而別以管若箍管者，鬣下而尾上周其身者也。箍者，不及鬣周其尾者也。魚有異種也。(白而朱其額曰鶴珠。朱而白其脊曰銀鞍。朱脊而白點七，曰七星。白脊而朱畫八，曰八卦。)有蝦種。(銀目，金目；雙環，四尾之屬。)種故善變。飼以渠小蟲；魚則白。白則黃。黃則赤。無生而赤者。魚病二。曰虱，曰瘟。(瘦而白點生，虱也。法以糞浸新磚投之，鱗張如脫者，瘟也。法以新藍布擦之。)魚死三。吞肥皂水，得一死。橄欖粗，得二死。核桃皮水，得三死。天將雨，魚拍拍出水面，水底蒸如熱湯也。歲穀雨後，魚則市。大者歸他池。若沼小者，歸

盆。若盎，若琉璃瓶，可得旦夕遊活者。歲盛夏，遊人攜壘飲此。投餅餌，唼呷有聲，其大者，御餌竟去，按金魚古未聞，鼠璞曰：惟杭六和寺池有之，故杜工部詩，沿橋待金鯽，竟日爲遲留。蘇子瞻曰：我識南屏金鯽魚。今亦貴鯽，不售鯉，蓋魚壽莫如鯉。金鯉則夭。且搏身而鴻。且投餌不應。且遊遲遲。不數擲出波間也。池陰一帶，園亭多於人家。南抵天壇，一望空闊。歲午日，走馬於此。關西胡氏曰：端午走馬，金元躡柳遺意也，今名射柳。

附景陵譚元禮晚晴步金魚池詩

簾開我爲晚晴初，萬葉沈綠淺深一。滴滴躍躍洗池塘，朱魚撥刺表文質。接餐生水水氣鮮，霞非赤日碧小蓮，兒童拍手晚光內，如我如魚急風煙。士女相呼看金鯽，歡盡趣竭餅餌擲，不攜一搏淡然觀，薄暮弈奕有此客。

附京山王應翼金魚池觀魚歌

清曠中邊疏碧沼，畛之域之歧臣小，素湍平靜不潛鱗。柳匝煙垂敷荇藻。楊髻唾影複唾香，喁喁瞋瞋接錯曉，爭投餅餌濺苔花，貪者競擢廉者掉。亂采雲霞紅欲然，孔樂所求遊屐少。依夕言歸波與恬，鱗赤下休朱光葆。

(三)燕都遊覽志(明孫國敕著，日下舊聞考所引。)

魚藻池檉崇文門外，俗呼曰金魚池。畜養朱魚，以供市易。都人入夏至端午，結篷列肆，狂歌轟飲於穢流之上，以爲愉快。

清人所述金魚池

(一)大興縣誌(康熙二十二年，張茂節李開泰合著。)

金故有魚藻池。池上有殿，其址不可尋矣。今池在天壇北，周二裏餘。界道之南北，養魚者各占一區，鑿池爲塘，引水注焉。魚之類，有

鯉，有口。色，有金，有銀，有玳瑁。飼以小蟲，則色可變。其尾，或二岐，三岐四岐。無定形。尾之上，脊之末，有管若箍半寸許，以別貴賤。魚病有二。瘦而白點，生虱也。法以糞浸新磚投之。鱗張如脫者，瘟也。法以新布擦之。天將雨，魚皆出水面，水底蒸熱如湯也。歲夏之初，遊人攜樽壘，藉柳陰，聚飲觀焉。近則垂柳皆盡，沿池張席幕，賣酒待遊人矣。

附梁清標金魚池詩

長安赤日如火然，仆夫刺促車塵間。金魚池頭管弦動，吾見此地張高筵。高筵。堂上風簾挑竹簾，門外腰裏鐵連錢。舉觴半是神仙客，皎皎照人稱玉尺。揮塵四座笑語清，荷風剪之行幾席。歛忽天末陰雲垂，煙水冥蒙氣蕭瑟。紅牙扳拍靈鼉鼓，龍笙啁啾雜急雨。白墮頻浮琥珀杯，秦青獨擅梨園部。響聲遏云云不行，鳬鷗泛泛珍珠領。潛蛟起舞遊金山，何如張樂臨洞庭。共君掌中杯莫空，須臾那能湖陰晴。海水三見揚塵土。紅顏無幾成衰翁。君不見，昭王昔築黃金台，千年廢址生蒿萊。又不見，荊卿擊築燕市歌，壯士蕭蕭逐逝波。激灩魚藻塘，蔥蘢郊壇樹，不見當時人，猶存歌舞處。都城遊騎日喧闐，朝暮風光自來去。樽有酒，歌未央，蜉蝣天地間，何爲多憂傷。鳥歸亭暮高臺涼，玻璃千頃何蒼茫，安得長繩系白日，接離倒著濯滄浪。

(二) 帝京歲時紀勝(乾二十三年，潘榮升著。)

金魚池育養朱魚，以供市易。都人入夏，結棚列肆，狂歌轟飲於池沼之上。舊傳有瑤池殿，今不可尋矣。居人界池爲塘，植柳覆之，歲種金魚以爲業。池陰一帶，園亭甚多。南抵天壇。蘆葦蒹葭，一碧萬頃。昔我王父楚咍公曾築室於此。顏曰蘆屋。今雖莫詳其外，尚有存圖以示來許。

(三) 日下傳聞考(隆乾三十九年，官修。)

魚藻池，俗稱金魚池。其民仍畜金魚爲業焉。

(四)宸垣識略(乾隆三十九年，吳長元著。)

魚藻池俗呼金魚池。在三裏橋東南，天壇之北。畜養朱魚以供市易。舊志云：金時故有魚藻池。池上有殿，榜以瑤池。殿之址，今不可尋矣。居人界池爲塘，西植柳覆之。歲種金魚以爲業。池陰一帶，園亭甚多，南抵天壇，一望空闊。每端午日走馬。

附葉映榴五日集金魚池詩

客心爭良辰，芳嬾荀清晝。深樹召涼風，方塘迴碧溜。鬢花露蕊鮮，蘭根土香瘦。亂離所見花，人眼如故舊。回首異河山，撫懷驚節候。茲偕勝侶遊，盤格忘粗陋。藉草傾蒲觴，丹砂笑勾漏。一擲喝卷波，十巡射射覆。掬水擾遊鱗，腮鬚炫金繡。投餌荇藻開，徘徊若避就。魚知人樂無，吾從惠莊後。談謔清具移，酒渴晚汀漱。被襟連臂歌，岸幘緣溪走。肴核粉道旁，酣呼雜老幼。佩萱遊女歸，鞍馬如輻輳。釵符壓輕蟬，朱索牽衫袖，歌舞喧城隅，啁啾和猿狖。長安驚繁華，荊楚猶戰鬪。杯酒酌左徒，獨醒世所詬。慷慨誦離騷，誰爲後來秀。天涯詩酒懷，芬芳回蘭臭。雙鬢不易青，一醉塞機竇。斜陽樹杪摧，弦月女牆逗。歸鞭指西爽。蒼然滿煙岫。

附王士禎詩

端陽躡柳足歡娛。霧縠新栽勝大鉅。愛傍橫塘不歸去，拔釵親市七星魚。

又冬日過金魚池詩

記來劇飲暮春天。絡馬青絲白玉鞭。卻倚回闌望朱箔，吳歌趙舞爲君妍。

折葦荒蒲臨斷岸，暮雲寒雪壓重樓。獨來不見高陽侶，斜日煙波迴自愁。

(五)藤陰雜記(嘉慶元年，戴璐著。)